

倦鸟总会归巢，而我们却将一去不返



历史的大风似乎在他们身上看不出痕迹
但是，每一道纹理都写着：命运和中国

李凤群著
2014年1月第1版



李风群◎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风 / 李凤群著. — 北京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6.7

ISBN 978-7-5302-1580-7

I. ①大…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79032 号

大风

DAFENG

李凤群 著

出 版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 编 100120
网 址 www.bph.com.cn
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 (010) 6842359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90 毫米 × 1270 毫米 1/32
印 张 13
字 数 32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302-1580-7
定 价 45.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58572393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目录

第一章	谎言	001
第二章	愤怒	071
第三章	背叛	143
第四章	寻觅	227
第五章	逃离	315
后记	大风过后， 草木有声	406

第一章 谎言

梅子杰

我是从他和我兄弟到达县城复兴巷的下午三点，才算是头一回真正见着他。

我没觉得什么特别，就是自然而然地认出来，就像我昨天还见过他一样，咦，哦，就这么个感觉。简单得很。

我就盯着他们瞧。

车子不能开，前方十多米远的地方，路被里三层外三层的后背堵得严严实实。我父亲把头伸出车窗外，只望到高高低低的肩膀和屁股，我父亲已经过了对打架斗殴好奇的年纪，倒是我兄弟从车上下来，加入到围观的人群，挤来挤去，还没挤到最前沿。原来是这条街的一家银行门口，一个年轻人躺在血泊之中，密密匝匝的人墙挡住他的脑袋，我兄弟虽然个高，无奈经验不够足，也不够粗暴，他挤了两下，看突破不了人墙，就把手机举过头顶咔咔拍了两张照片。放大的照片上有一个人俯卧的背影，上身是一件黑色的T恤，下身是一条牛仔裤，脚上是一双蓝黑运动鞋。趴在地上的体态很壮实，头朝下，露出剃得光光的后脑勺，一动不动，头顶的头发缝里有血往外渗。很快我兄弟被更好奇的挤到外围。

围观的人群七嘴八舌：

死了？

死了吧。

枪打的？

不像。

砖砸的？

头顶心在冒血。

……

我兄弟听了一会儿，回到车上，把道听途说的消息总结发布给我父亲：

有人抢劫银行的自动取款机，被警察当场撂倒。重伤，快不行了，要么就已经死了。

我父亲一听，满面不屑地说，真是笨蛋，抢银行这么大的事也不规划好，这么一条窄街，显然容易堵，要抢，也要抢一家门前宽敞的。真是的，智商有限。我父亲发表高见、摇头叹息时，人群已让开一条道，车子慢慢向前挪。我兄弟的手机响了。他一同学打电话过来问他在哪里。

我兄弟苦着脸对他的同学说：

在乡下。我太爷挂啦。他突然对着电话提高嗓门：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我亲眼看到有人抢银行。

电话那边一声惊呼。我兄弟遂滔滔不绝地讲起卧地的伤者、像蛇一样透迤的血迹以及围观者的猜测。电话那端连呼过瘾，并且要求即刻上图上真相。被同学一鼓动，我兄弟当即把他拍的照片发到微博上，内容是：人为财死。

一个大的陡坡下面是凤凰镇。坡上两边的树木向坡下歪，歪脖子树下长着各种野草。昏黄的夕阳居然从天边闪出一条缝，树梢闪着微红的

亮，树下的枝叶全部在阴影里。

凤凰镇小到什么程度，就是个写大了点的“十”字，“十”字上挤满了昏黄灯花的小铺子，没什么人，汽车慢慢驶过超市、药房和邮局，超市门口堆着一堆蔫了的黄瓜、西红柿和玉米，纸箱上写着蔬菜的价格。摊位前却无人看守。邮局已经关门，门前有空车位。凤凰镇和江心洲一江之隔，江水虽然干涸，沟壑却深，车无法行。我父亲把汽车停在邮局门口，下了车，拉着一只黑色的行李箱走向去江心洲的堤坝。堤坝下的斜坡上空空荡荡，没有人，也没有庄稼。有几丛凌乱的芦苇、发黑的灌木和一堆堆发臭的垃圾袋。通过江心洲的夹江水果然已经干涸，踏过一堆软沙，踏上那片斜坡，就算到了江心洲。江心洲如今是只孤岛，坝内几百亩地都承包出去，全部种着棉花。半人多高的棉秆，阔大的叶子间，开着两种颜色的花，一种是嫩黄，一种是淡红。正是靠锄的季节，地里不见一个人。到了坝上，还是不闻人声，也无家禽，只听到我父亲跟我兄弟两个初来乍到的脚步声拍打着江心洲不平稳又坚硬的泥巴地，咚咚咚，咚咚咚，还带回声呢。

我父亲走着走着就不自在了：莫非江心洲如今只有我一户人家了？按理说，我太爷九十八岁高寿，他过世应该算是轰动江心洲的大喜事，不求人来人往，奔走相告，至少也不能如此阒静吧。他有点慌张，左顾右盼了半天，最终还是本能地继续向前走。从后坝到前坝的拐角处，一个人迎面走来，原来是我爷爷张广深，他也是刚刚从外头回来，放下行李，赶来迎接儿孙。张广深看到我父亲和我兄弟之后，加快速子，脸上泛出见到儿孙的喜悦，又带着显而易见的歉意。这表情不像死了父亲，像要开口借钱。

怎么，我父亲问：我爷爷他？

还在，还在！老头子又骗人了。我爷爷自己也是快七十的老人了，

可是在提到令其上当的老子时，顿时像个孩子似的愤愤然。

我父亲一时反应不过来，张着嘴，瞪大眼，表情很滑稽。他咧开嘴，想笑一下，得到的喜讯太突然，笑容一时不出来。我爷爷赶紧补充说，我慢慢跟你解释。边说边接过我兄弟的拉杆箱，他不愿让漂亮的箱子在坑坑洼洼的泥巴地上拖，硬是提着它。

他说，这种事最近也频繁，八家坝有个老太也是没事装病，把他儿子从北京喊回来，结果儿子心急火燎的，在路上出了车祸，一家四口死了三个，这种人活着就是作孽。我爷爷说。

我兄弟紧赶慢追，拽住自己的行李，说拉杆箱就是用来拖的。我爷爷不听劝，提着箱子别别扭扭而又怒气冲冲地朝前走，我兄弟很是茫然不解。我爷爷，从后背看，白发稀松，身材厚实，脖粗腰粗，脖颈和裸露的手臂皮肉已经松弛。

我父亲能明白这种喜悦和愤怒交织的情绪：一个人可以同时有两种情绪，一边生他老子的气，一边心疼他孙子的拉杆箱。

江心洲的天晦暗如黄昏，江面上乌云滚滚，连着阴沉了两三天，不下雨，也没出太阳。

一公里长的大坝，只遇见一户人家亮起了昏黄的灯光，一只小猫窜到坝下的乱草丛中，一条狗窝在一户上了锁的门口打盹。

掩映在江和树之间的堤坝寂寥又陈旧。窗户的玻璃积满了灰尘，瓦楞上不规则的灰白应该是乌鸦或者什么鸟的粪便。门前只有一棵粗壮的柳树，枝枝蔓蔓披挂下来，落寞又厚重。一只公鸡站在柳树裸露出来的根茎上，若有所思。

我父亲迟疑地说：

要是我爷爷这会儿真没了，这也太冷清了吧？

是啊！张广深点点头：

现在江心洲人的喜事全部集中在过年办，过大寿、订婚、结婚都是年头年尾办。不然，热闹不起来。

爷孙三代人先从偏门瞧见照顾我太爷的护工正在厨房忙着做晚饭。她一见到这些齐刷刷的男人，赶紧把手在围裙上抹了又抹，又把刚刚跟张广深解释过的话翻出来复述一遍：

电话是我打的，是老头骗我打的，他昨天起就不吃饭了。我还以为他只是有点儿不舒服，今天早上我进来瞧他，人已经软了，身上一点热气也没有，喊他，不动，碰他，也没反应，我给他灌点儿水也都淌出来了。过去，天要一下雨，他就尿在床上，又招苍蝇又招蚊子，你瞧，这天明显要变，他偏偏两天一点都没尿，床单也是干的，听不到哼哼，看不到眼皮动，我想怕是过去了，我是想打个电话叫何大夫给诊断一下，何大夫到城里去了，我又等了一会儿，眼皮一直不动，也没呼吸，天又热，我检查了好几遍，还是像死了一样，哪晓得你们一到家，他又开始哼哼了……

对于我太爷的为人，我爷爷张广深自认为了然于心。他摆摆手，示意不予计较。护工是留守在江心洲仅有的年纪不到六十、身体健康的妇女之一，有孙子拖累，她才没外出打工。她的业务不错，除了照顾我太爷，还要照顾三个不到上学年纪的留守儿童。她絮絮叨叨地说着，目光委屈，一副重任在肩、承担不起，随时想撂挑子的表情。撂挑子，这可是我爷爷的软肋。花这么少的钱雇一个靠得住的人照顾我随时会挂的太爷，一度是大难题。如果我爷爷讲句不该讲的话，或者得罪了她，明天我太爷的早餐就没有人做，尿了的床单没人洗，最关键的是，他确切的死期将不会为人所知。

八卦洲前年就发生过这种事。有个七旬老太，死了半个月，儿孙都不知道，尸首都烂了，也没人回来帮她火化。半个月后，还是她养的

一只鸡爬到屋顶，引颈一啼，跳下来自杀了；这样都还没人注意，又过了半个月，她家门口的江面上，漂着许多蛤蟆，咕咕声不绝，而且，她住的房子周围，密密麻麻飘着许多长着翅膀的白飞鱼，手一碰就化，另外就是几百只死蜘蛛散落在她的屋檐下。这么多怪事同时发生，终于引起隔壁一位邻居老头的注意。邻居老头也老迈了，走路不利索，打电话给自己的儿子。他儿子在城里卖烤鸭，一听也觉得稀奇，可他自己走不开，看到电视台的采访车经过，灵机一动，拨打了新闻热线。记者一来访，才发现七旬老太的尸骨在腐烂。死者的儿孙都在城里做生意，料到坏事传千里，回来的时候都灰溜溜的，一直躲在门里，天黑的时候才走动。我爷爷不喜欢自己也有这么灰溜溜的一天。他审时度势，花钱雇了护工——事实上人是他聘的，工钱是他儿子在付。

祖孙三代来到我太爷睡的房间。我太爷那行将就木的身体如同一幅年画松松垮垮地贴住床板，兀自闭着眼睛，看不出还在呼吸。他头上没有毛发，眼睛上没有，嘴唇四周也没有；脸上有老年斑，手臂胳膊上也有。要不是他突然发出一声轻哼，其实就是已经仙逝的模样。

对于仿佛从天而降、一字排开的儿孙，他一点反应也没有。

我兄弟挺失落的样子。他上次来，我的太爷就这么躺着，他上上一次来，我的太爷也是这么躺着。一切都是昔日景象。

似乎是为了弥补自己的过错，护工在晚饭上花了不少心思。丝瓜炒青椒、肉丝藕片、糖醋排骨、凉拌苦瓜，四菜一汤，盛在大小一致的碟子里，桌上摆着四只空杯，已经尽量让桌面上显得体面一些。

半瓶酒，还是过年时我父亲喝剩下的，护工拿出来使劲儿嗅了嗅，拿不定主意是不是送到桌上来。

那条狗，等在桌子底下，这是乡下小狗的习惯，它显然不明白我父亲和我兄弟都不是会把骨头直接往桌底扔的人。见到这条小狗，我兄弟

保持着一个少年的童心，他朝它“喂”了两声，示意它靠近。

“Pitt”，你上次回来帮它取的名字，我爷爷好心地提醒孙子。我兄弟完全不记得这条狗，也不记得曾经为江心洲的狗取过一个英文名。同样，那条狗也不认识我兄弟，它静静地等在桌底，保持着一条乡下狗应有的邈邈和警惕。

饭桌上略显沉闷。唯一可谈的话题就是最近一次的江水泛滥。大雨如注、死鱼死虾随处可见，可是江水肮脏，鱼虾都臭不可闻，就算将死未死，也无人敢食。天象有异、世道太坏。他们一致这么认为。

好歹我太爷的寿命，是值得探讨的话题。作为江心洲最老的人，我太爷张长工今年九十八岁，二十年前，他举目一望，江心洲就几乎找不到同龄人了。这么大的失落，张长工竟然挺了一日又一日，毅然决然坚持到现在。江心洲是解放前才建起来的新洲，平均寿命通常只有七十出头。过了七十五的张长工就像一面旗帜，挂在高高的半空中，没日没夜地在风雨里飘扬，给许多到了平均年纪的老弱病残多少希望哦。

那个时候，江心洲的领导桂村长就意识到张长工要创造一个记录了，他一激动就许下了诺言：

张老头只要撑到八十，我们村政府来办这个喜丧，全村老少都请上桌。

八十岁，对于江心洲来说，是个天文数字，死在这个岁数，足够体面，对着这个目标开任何空头支票都没有任何后果。

一等就是二十多年，许多淌口水的孩子都长大了，结婚了，生了娃了，许多当年五十多岁的都翘辫子了，许多大姑娘出嫁了，许多小媳妇成奶奶了，我太爷都过了八十好多年了，可他不死。当年许下诺言的桂村长早就得肺癌去世了，鸡鸭鱼肉也不稀奇了，也可以说没有人期待了，他还没死。

如今，江心洲没几个人了。

说起来，老年人死在年头年尾是最合适，村里出去的人多少会回来一些，出个份子凑个热闹也能办得体面，可是现在，一般朋友和乡邻都不好意思通知，而自家亲戚实在是少，少到想了半天才想出来三五个。

这也正是我父亲忧虑的问题，这么高寿的老人过世，如此冷清，脸上无光。过了片刻，我爷爷确定我太爷一时半会儿还死不了，也不知道是松了一口气还是更加心烦起来，总之，看着放下工作和学习远道而回的儿孙，他的火气上来了，对我父亲和兄弟说：

他是有意的，他就是这样，撒谎成瘾，作弄子孙。

我父亲心情甚好，他高兴地向我爷爷摆摆手，劝慰说：没事，没事，我也应该回来看看爷爷。

我爷爷叹了口气：我从镇上过的时候，已经给殡仪馆缴了定金，人家现在估计已经连夜去做孝衣孝帽了；还有军乐队，也让人家提前定好了，人家早就说清楚了，定金不退；还有冰，马上就会送到，冰也不能退。

他一并向我父亲解释请军乐队的原因：

旧年，徐良霞过世的时候，不年不节的，只有两个哥哥两个嫂子回来了，听说侄子侄女在国外旅游，都没赶回来，冷清得不得了。

徐家姑姑没了？我父亲问，四十几？

四十五，我爷爷说，我正好回来，帮了帮忙。

我爷爷一准是想到我太爷死的时候也会那般凄凉，又或者是想到自己哪天归西了也是这般凄凉。他的神情落寞起来了。

张广深

这个老头子骗人，不是一回两回，是一百回两百回，从我五岁开

始，他就睁着眼睛说瞎话，六十多年了他就没说过一句真话，可是实事求是地说，他诈死，还是头一回。不然，我也不会没进门就张罗……

我晓得你出，你出我也心疼。

我爹就是个骗子。你瞧他现在躺在床上迷迷瞪瞪，就剩一口气了，还能装死把你跟子豪从上海骗回江心洲来。你们想想他能说会道的时候是什么样，亏了家里没什么像样的亲戚，不然怎么圆场？他又不管别人怎么想，他就是爱骗。我五岁那年就开始被他骗。

那晚我睡得正香，我爹把我摇醒。眼前一片乌漆抹黑，我爹撑住我胳膊窝，他问我，你愿不愿意去娘舅家。我一听睡意全消，我年年过年都要去娘舅家的，怎么今年提早了。真是意外惊喜。我欢欢喜喜从床上爬起来穿衣裳。我后来一直想，要是那晚我爹不是诓我说赶早走亲戚，我怎么也不会那么稀里糊涂地动身。如果那晚我动一下脑筋，没有上我爹的当，兴许我现在还住在颖上村，不过也难说。总之，没有灯的时候，不要做决定，没有灯的时候，不要跟人说话。半夜里来的事不会是好事。我倒霉倒了六十多年，都跟那晚有关。我欢天喜地地穿衣裳，我爹让我不要大呼小叫。稳当一些，他说。好事和坏事有时当时是分不清的，我要是知道我以后一直要忍饥挨饿，好端端地就变成了人家的笑柄，我肯定抱着桌腿不挪动。话说回来，成不成笑柄，由不得我，也由不得我爹。就像头天晚上他怀里揣得鼓鼓囊囊要出门的时候，我娘使劲地拽、哭、喊，说那是她娘家的，不许拿走。我爹把她的手掰开，把她摁到椅子上，左右三番，末了，她还扑上去。后来我爹火了，把她一推，她就动不了了。裹脚女人就是没有缚鸡之力，瘫在地上一哭，可是我爹回来后，把手上一张纸扬了一下赶紧藏到怀里时，我娘不闹了。

反正当时我快快活活地一头扎出门。你不晓得过去的天有多么黑，你根本找不到下脚的地方，撞到树上才晓得眼面前是一棵树，话说回

来，你要是不这么黑出门，狼就瞧得见你。他们总是说林子里有狼，可我长到跟桌子一样高，连个狼的影子也没有见过。

走了没多久，突然一阵大风，一粒沙子吹进我眼里，我揉揉眼睛再一回头，看到来的方向一阵火光把半边天都烧得雪亮来，我吓了一大跳，大喊：爹啊爹啊，着火了着火了。你瞧。

哦，我爹说，有人在烧山。

不像啊，爹，那不是我家么？

不会，我家在那个方向，我爹和我娘也不回头望一望，就来捂我的眼睛。他们真笨，捂什么捂，就着光，照路，不会跌跟头，我摇摇头，把他们的手甩开。

走啊走，越走越远，到后来，火光越来越暗，再走了半个时辰，走到一个破庙里，我爹把我放到拉粮食的板车上。我就纳闷了，这板车昨天晚上还在麦场上，怎么跑到这破庙来的。我爹说，从今天开始，你要闭住你的嘴。如果你不说那么多的话，你就什么危险都没有。我本来什么危险也没有，我快活得很，所以他的话我东耳进西耳就出了。板车摇啊摇、颠啊颠，天光大亮，离我们村至少十里路了，我瞧见我爹的板车上放着被絮、钉耙、小犁、竹席，竹篮里塞着锅、碗、筷子，我娘怀里抱着的包裹也鼓鼓囊囊。我们这不是走亲戚，这明明是在逃荒嘛，可今年不是荒年。我一肚子不解，刚问一句，我们是到娘舅家去么？我娘一听“娘舅”二字竟然哭出声音来。

我以为再走走就能走到大路上，可是到了大路，我爹也会岔回小路。山谷里除了鸟鸣蝇嗡，就是风打树叶飞，又单调又沉闷，我很快就不耐烦了。我问我爹，我们什么时候能到？

我爹叫我不要问。

我问我爹，我们什么时候回来？

我爹叫我别吭气。

我们在一棵树下歇脚的时候，我娘从包裹里拿出烙好的饼，我们一人分一块，吃着的时候，突然跑过来一个男的，他笑嘻嘻地看着我爹说：

喂，梅大哥。

就那么一声，我爹娘“唰”地一下都跳了起来，他们的嘴巴全部不嚼了，嘴里嚼碎的饼都不敢往喉咙里咽，好像咽一下都是闯了大祸似的。后背、脖子和腿也都僵住。那个人对我爹左瞧瞧右瞧瞧，还是笑嘻嘻地说，梅大哥，你怎么在这里？

我挺高兴的，走了半天的路了，居然有人认出我爹来，兴许你还会被请到人家家里坐一坐喝口热水什么的，可我爹倒比人家更吃惊的样子，面色越来越难看，像是有人踢了他的肚子，好半天才咧开嘴巴说，你认错人了。

你不是梅先声梅大哥？怎么可能？那个人疑惑地说，你不是颖上村我老表的本家么？我老表叫梅有志，我老表的娘和你娘是表姐妹，我老表娶亲还是你娘保的媒。我们在一起喝过酒，他结婚摆酒的时候还到你家借过桌子板凳，我老表那个村你家门楼最高，门对子写得最好，我怎么会认错？

这么多的话像棍子噼里啪啦抡向我爹，把我爹抡得惊慌失措，他一把把我娘拽上板车，也顶着我连滚带爬地上了板车。他拽起车把就跑，一下子跑出几里路，才停下来跪在地上张着嘴巴大口地喘。那个人早就没有影子了，我爹还是一个劲儿地哆哆嗦嗦。好不容易不哆嗦了，他又拖着板车找到一个僻静处，把身上的那件半新的褂子脱了，换了件破棉袄。这件棉袄是下田的时候才穿的，几年没有拆洗了，袖口和衣襟的地方都吊着棉花絮，肩膀头和袖拐都补了好几层补丁，末了还在腰上扎根